

“中国·建筑·十年”系列论坛（广州站）暨展览

【活动介绍】

2011年6月17日，由筑龙网主办的“中国·建筑·十年”系列论坛（广州站）暨展览在广州珠江琶醍举办，《WAVE》杂志主编、绿色之春出版人关鸣担任总策展人，源计划工作室主持建筑师何健翔担任顾问。本次展览除了中国建筑十年的参与作品展览之外，还有来自广州、香港、深圳、台湾的建筑外围展，成为展览非常生动的有机组合。以下为论坛实录。

【论坛嘉宾】

冯国安：香港elsedesign主持建筑师，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
沈康：广州美术学院建筑学院院长
宋刚：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师，竖梁社建筑师事务所主持建筑师
阮庆岳：台湾元智大学艺术与设计学系主任，策展人，台湾小说家
刘柏坚：香港艾立思枋综合企业咨询设计事务所合伙人
曾庆豪：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

何健翔：源计划工作室主持建筑师
肖毅强：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范铁：英国诺曼·福斯特及合伙人事务所联席合伙人
刘国沧：树德科技大学助理教授，台南市都市设计委员会委员
高政轩：台湾建筑师，策展人

第一场：中国建筑的教育与实践



冯国安

刘柏坚

曾庆豪

沈康

宋刚：我做老师的原因是我不太喜欢我本科所接受的建筑教育。我觉得当时的建筑教育容易陷入一个困境，就是太强调学生成为工程师，而缺少多元化的培养。建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同的人对房子的感受，但是我们教育的单一使得建筑也变得单一，这也是我们目前缺少职业建筑师的原因。我希望我当老师后能给我的母校乃至中国的建筑教育带来一些新的东西，促进建筑行业的发展。

沈康：我不是对原来的建筑教育不满意，只是想换一种方式来教建筑。我们接受的都是正统的职业教育，但我们现在不想把学生培养成为只做设计的建筑师，希望能做更多和建筑相关的行业。但现在很多学生只愿意做建筑，其实做建筑的入径有很多，可以从各方面入手。建筑也不是一个定义，也有很多的可能。

冯国安：在香港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其实建筑学的教育可以作为一个基础，之后你可以去做室内、地产，木工也能考建筑师，建筑有非常多的可能性。现在的学生很强调一个结果，但其实学建筑的过程是最重要的，学建筑是有方法的。

阮庆岳：相比之下，台湾的建筑教育情况还是比较好的，这也和它的发展历史有关。台湾的建筑教育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二战前，台湾只有两个学校有建筑学，主要培养的是建筑技术人员，真正的建筑教育是从20世纪60年代从美国引进5年制教育体制开始的。90年代后，建筑的需求有很大增加，随之建筑教育也有了很大改变，建筑系快速膨胀。我们也是前几年新开了艺术与设计系，就是把建筑、艺术、媒体、科技等重新做一个整合。大一、大二的时候，我们要求学生建筑与艺术都要学，大三要和机械系的学生合作，懂得科技的东西。建筑学的教育本身是非常完整的，但是如果你自身完整的话，可以不光做建筑，还有更宽的路可走。

刘柏坚：我念的是伦敦的建筑学院，那里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所有学生对待设计非常认真，大家互相学习的氛围特别好。一去香港会觉得很不同，学生都很想考注册建筑师，而且香港政府不是很鼓励大家搞创意，这是个非常深层的问题。但教学生什么，也一定要适合那个城市。在纽约、伦敦那样面对全球的城市，比较容易搞多元化的建筑教育，但我如果把伦敦的那套带回香港的话，会怎么样就很难说了。

曾庆豪：每一个建筑的背后都是建筑师的故事，这些故事有很多是悲剧，建筑师跟甲方、跟历史关系更是悲惨的故事。建筑师是一个很忧郁的职业，经常要等到差不多退休时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建筑师，因此只能是慢慢进入这个行业。

第二场讨论：建筑营造和城市记忆



何健翔（主持人）

范铁

高政轩

刘国沧

肖毅强

何健翔：在西方城市里所谓记忆的构成，很大一部分是这种建筑在一个年代，建筑师通过合理的营造方式把它积累起来的过程，这体现了一个城市的脉落和城市的不同记忆。现在建筑师这个行业有一些问题，没有人去关心材料、营造、构造，建筑师越来越变成渲染师的角色。

肖毅强：我曾经到过不同城市 and 不同国家，看到他们展现各自的特质，有过这种经历回头再看广州，我觉得广州的整体趋势还是乐观的，是个很有市民活力的城市，两千多年的文化也留下了一些老城的味道。但另一方面，由于制度和城市发展的不协调产生了很多问题，而我们对城市发展的态度是放任的，作为建筑师，我们对技术方面的关注是不够的。

范铁：关于城市的记忆这个问题是不容易找到答案的。我们看待这个城市，不是为了找一个好的答案或者去找一个我们觉得正确的东西，出发点应首先是考虑这个城市 and 人的需求是什么。等你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有没有自信和实例来证明自己。多样性可以帮助你做出更好的选择。

刘国沧：对我来讲，记忆这件事要有不同的疏密状况。简单来说，有的记忆来自学问，可能是我没法感受的；有的记忆来自环境，是看得到的记忆；另外一部分是生活里的记忆，是我经历了什么。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发展的波动，它会导致关于建筑文化和环境文化新的看法。

高政轩：很多建筑师除了盖房子，还一直在努力解释他在做什么。建筑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你要把他从历史里选出来变成设计的元素。关于城市的记忆，到底是谁的记忆？哪些记忆需要留存把它变成建筑元素，哪些记忆又需要刻意遗忘掉？对于这个城市，是要去看主流的记忆，还是要去挖掘那些被遗忘、被边缘化的记忆？这些对于建筑师可能是更有意义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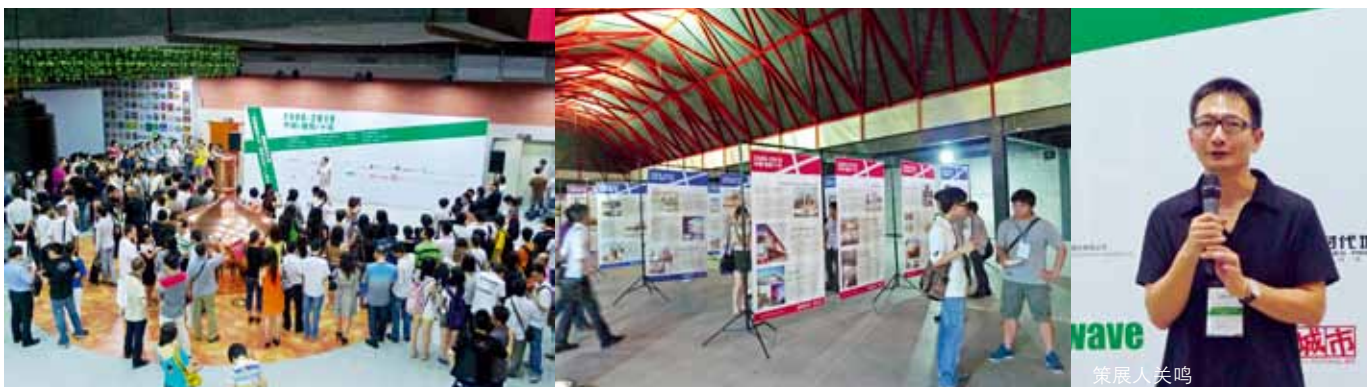
何健翔：建筑师和建筑记忆的关系不是单一的，建筑师要用自己的洞察力、观念，试图把这些因素和时间、空间联系起来，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策略。我觉得建筑师在当下这个环境，还有机会和方法做到把城市用建筑、建构的方式延续下去。

肖毅强：如何善用权利和经济是一个很重要的规则问题。我们经常不能善用权利和经济，导致建筑学和建筑师的失位。一个好的建筑师应该善于在社会空间里寻找自己的空间，知道该聪明地保留什么，最后又要落实到什么样的技术上来，这是建筑师需要不断修炼和学习的。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没有经过合适的规则、合适的程序，这需要我们去反思。

范铁：我们做设计时非常重视当地的文化，这也体现了设计的包容性。另外设计具有灵活性，我现在设计的东西将来可以改变，从而让这个城市产生变化。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表达，要参与活动、主办活动，把这些活动搞得多姿多彩。个人素质提高了，城市的文化才能传承下去。

刘国沧：我在深圳想找一个渔港，找不到，我觉得很可惜。经济的高速发展有时是双刃剑，我们搞不清楚以前的城市 and 以前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如果大家设计城市时多做一些有文化内涵的东西，以后的人会更容易延续。

高正轩：是城市就会被建造、被拆除、被改造或者被遗忘。作为建筑师或者规划师，有一个任务就是找出城市被刮除过的痕迹，对它们进行一些诠释。城市的记忆不只是图纸上的、文字记录上的，很多是流传在民间、在生活中的。建筑师有一个很关键的工作——捕捉城市记忆。在做设计的时候，并不只是形式上去操作，而是把生活中的东西带进来，所以这个记忆是活的。AT



策展人关鸣